

工匠精神，是书画者创作精品的本源

■杨鸿圣

书法五体齐上阵，国画三科同登台。当下，毕业展、单项展、全国美展等正如火如荼，让观众欣喜地看到了三年疫情之后书画创作展览回归正常的现象。但从书画作品本质看，笔者认为不少作者精品意识不太强，原因在于“工匠精神”欠缺，以至于其耐品度不够。

百步穿杨、铁杵磨针、卖油翁等传统经典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所有精湛的技能都要经过长期反复苦练，才能达到驾轻就熟之境。记得小时候初学书画时，老师告诉一句朴素之语：画画写字，一定要像雕花师傅那样不怕苦不怕累，做到手艺娴熟下刀准确，才能创作出让人叹为观止的作品……这是笔者最早聆听到的老师借用工匠精神鼓励学习的方法。

当今，我们不缺聪明者、智慧者，缺少的是潜下心来精益求精有股“傻劲儿”的人。当然，时代呼唤“工匠精神”，不是说当今我国没有这种精神的人，像在航天和航母等高科技领域从业者，就是杰出代表。只是如这样默默无闻、刻苦钻研的人，对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来说，显得太少太少。

在书画界还有一种现象，视觉效果至上，注重夺眼球、刺激感观、哗众取宠，而忽略技术含量及艺术内涵意境，造成不少从业者在创作作品时，只关注展厅效应，重“形式”、玩“构成”、比“创新”，而手头基础真功夫、书画硬功底遭遇轻视，从而出现不少参展、获奖作者，乃至艺术院校部分师生现场创作书画水准“失真”，国画作者对物对景写生、应景应题创作，更是表现出不会正确使用笔墨转换技法的尴尬局面。就中国画而言，工笔画变成工夫画——描摹制作，写意

画变成随意画——胡涂乱抹。不少作品出现不能近看细瞧、令人失望的现象，大多数中国画呈现给观众的往往是几秒钟的视觉感观效应，缺少吃透传统、推陈出新、精通笔墨、让人耐品的符合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六法”要件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时代精品，更不用说是创作出经典之作了。

笔者曾在一篇评论中谈到，时下确实有许多想写字画画却又不肯脚踏实地练基本功的急功近利者，他们刚学三天，笔还拿不稳、门还没摸着就开始狂涂乱抹起来，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变法”，“重个性”“要创新”甚至狡辩“时间就是效率”。还有不少人本是门外汉，却仗着自己在与文化艺术单位、学校沾边的工作条件而夜郎自大，理所当然地成了“专业者”……这类“浮夸风”“假行家”所表现出来的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敬畏乃至糟蹋，很值得我们书画界警惕！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今年已近百岁高龄的吴德隆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专业与否，不是看其职业和头衔，而是视其作品。”可在今天的中国书画界不少从业者不明此理，因而就不肯苦学基本功，只想走捷径弄“证”、贴“头衔”、赚钱，平时做的就是胡弄要上几笔，来点“邪道”，然后去忽悠人、迷惑大众。当有人提出质疑时，却恬不知耻地回答：自己追求的是“道法自然”。笔者不仅要问，连起码的基本技法都没入门过关，哪来的“道”？没入“道”又如何能达到艺术高度？

类似上述这种社会现象，时下在不同行业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我们的有些工业产品，为什么不精致不耐用？当今中国画作品为何没有宋元时期的那么精妙绝

伦？关键是当下一些从业人员的理念出了问题，意识生了毛病。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人不敬业不钻研，有一种“差不多就行了”的思想在作怪。同时也存在趋众的“投机钻营”心理，不愿做一名足履实地的“傻瓜”。只要我们稍作留意，在不少展览的所谓中国画作品中就会得到验证：脏、怪、丑、做、俗、浮、假、大、空。

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一些作者自我素质品德的原因，制度、法律不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一些制度形同虚设，成了墙上的装饰品，白纸黑字说的清清楚楚“质量第一”，倡导“敬业苦干”精神，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另一种现象。如考核重数量、不讲过程只讲结果，对待埋头苦干、潜心钻研、求精品意识的人不尊重不关心，而那些整天夸夸其谈、浮于表面、少干事、干不成事乃至弄虚作假的人反而能得到不少好处。这种不正常现象，自然极大地刺伤了认真苦干者的心，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我们有的责任部门却往往对此习以为常、熟视无睹。

国家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是旨在实现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梦想，促进劳动者形成严谨、敬业、技艺精湛的职业追求。作为绘画工作者，当下要做的就是立即行动起来，真心“补短板”，将“工匠精神”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之中。

“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数亩之田，吾常耕而食之。有日登山镇山四望，回迹入大岩扉，苔径露水，怪石祥烟，疾进其处，皆古松也。中独国大者，皮老苍藓，翔鳞乘空，蟠虬之势，欲附云汉。成林者，爽气重荣；

不能者，抱节自曲。或回根出土，或偃截巨流，挂岸盘溪，披苔裂石。因惊其异，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这是五代时期荆浩在《笔法记》中的描述，可见一千年前的艺术大师就注重“工匠精神”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华夏之根，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结晶，我们务必要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只有做到文化自信，努力研习和不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照亮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加强制度建设。各地各单位要建章立制，并确保制度落实兑现，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大力倡导努力工作、刻苦钻研、质量第一的“傻劲”意识，坚决抵制和刹住浮夸风气。舆论阵地要重视导向作用，不随便宣传所谓的“创新”、“拍卖价”等内容，为耐得住寂寞，甘愿坐冷板凳的“工匠”人引吭高歌。

引导培养个人良好习惯。文化艺术单位要大力引导每一位从事书法、绘画工作者，要把“工匠精神”作为自己的日常习惯来培养，加强专业知识的研学，要有对技术和知识永不满足的进取心，使自己不断提升对质量高度的洞察力。要在嘈杂的环境中耐得住寂寞，对待作品精心构思、一丝不苟、认真创作。

加强各种修养。书画者要加强多种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汲取，提升综合素质，增加文化厚度。要有对国家对人民始终负责的理念，讲求严密的思路和精品意识。换位思考，杜绝粗制滥造和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行为，不断追求作品的完美度、精美度，让“工匠精神”真正并永远扎根心田，为子孙后代树立敬业、负责、爱国的榜样。

书法要有正大气象

■李朝晖

关于正大书风，人常论之，力行求之。至于对正大书风之感见，既要悟化于传统，亦要省思当代。今复观古人论书，体味古人往往将人品与书品关联而释，感叹其“书如其人”的深邃境界，触及当下，心中难免又生所思。其实，以书判人，以人判书，皆以“人正则书正”而导之。“正则直，直则易，易则可至。至则妙，未至亦不为迷。”以其之理，书法初“求平正”，再“追险绝”，乃“复归平正”，应是自然而然之事。究于古人所书，无论平正，或是险绝，往往笔意端正，透出某种正大气象。唯是由于“人正”也，而“正极奇生”。书法所处当今之社会与文化生态，已然迥异于往昔。书法作为华夏文化中的一部分，已经不单单是观照自身、修身养性的“余事”，更是体现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正途”。书法之笔墨正大，则显示民族之精神正大。并且，正者，于传统也，于坚守也。正大者，于时代气象也，于守正出新也。正大书风必将于民族文化传统中求得时代新风貌，终究归显于正大之时代新气象。而正大书风尤其是在当代更应充分

体现民族性、文化性、创新性的有机统一。

书法之正大气象首先在于对民族性的彰显。对汉字的书写使书法天然具有着民族特征。不过，书法的民族性并非简单地停留在形式层面，对民族精神的包孕才是书法具有深刻民族性的根本。书法所包孕的民族精神可以通过对于具有独立意义的文本的书写表达出来。而如何选择与文本涵义相适宜的书体，选择写碑或是写帖，则将显现出相异的民族气质与独特的时代气象。碑之或雄浑，或质朴；帖之或蕴藉，或雅致，都是中华民族性格的展现与正大气象的映照。书法的民族性品格，亦最终取决于人们将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与社会心理熔铸其中。循此，无论是文本内容的选择，或是书写形式的选择，都需要书家自身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体认，对于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及其特征的清晰把握，并力求熔铸于自己的主体精神与情感之中。如此，书法所体现出的民族性必将是正大的。其既有了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更有了新生的、鲜活的精神内涵。

文化是民族的核心。文化性是书法的基础属性。书法是对汉字的再塑造。书法作为艺术与文化的统一体，是对汉字的再美化与再文化化。书法与汉字的天然关联，使得文化性成为书法艺术性的基础，同时，儒、道、释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书法内的熔铸亦更为深刻。书法艺术形式成为阴阳构象、中庸之道、自然观念、空灵冲和、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外显。书法艺术当随时代，即要通过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刻熔铸所具有的正大精神气象去引领时代。当代文化的交错性、即时性、不稳定性等，使得人们的心理更易趋于空虚化、落寞化。当代书法发展正在努力彰显文化正脉以引导时代潮流。当然，书法文化正脉的实现，还是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支撑。看来，传统文化的当代化势在必行。而当代对于书法的积极推行与大力发展，即为传统文化的当代化提供了良好契机，可以使人们在体道证悟中，陶染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学精神。

民族文化的无限生命力来自继承基

础上的创新。书法的鲜活生机既要有对民族精神的包孕，亦要有对主体精神的熔铸。而创新性则是其内在要求。古人认为，通古是书法新变的起点。通又有不同的层次。探究古人书法，始在通其技法与形质，更在通其神采与精神意趣的表达，尤须追究其艺术立场形成的文化基础与思想根源。人们常言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学识修养，书法更是如此。而至于古人所“学”、所“养”之事，历代对其各有认识与特点，总体呈现出循序渐进、多元扩展、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其中都不免有对于民族文化、生活时代、自然造化、人生况味的理解与感悟，并力求将其与书法创作统一起来，期望能够助益书法发展。书法艺术的良性发展在于守正出新，以古为新。守正即守民族大义，守优秀文化，守传统共性，守时代正气。出新即基于守正而生出并化入书法艺术形质的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其是与民族共同精神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个人主体精神和情感，终究形成可让人们共赏的新笔墨、新意境、新境界，展现正大书风的新气象。